

# 日常视听中的美学——葛拉斯小议

郑燕琳

(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)

这个时代,随着电视的普及,日常视听超过了电影院和歌剧院所能带来的影响,艺术的接受形式也在变化,这种变化让许多作曲家改变了策略,所谓的后现代图景:没有完全的中心,边缘化,碎片化,多元化,用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。音乐家们不断作出调整,其中有影响的作曲家菲利普葛拉斯(Philip Glass),作品极为大量且涵盖层面甚广,包括管弦乐作品、歌剧、电影配乐,因为脚步遍及环境音乐及新世纪音乐,所以对电子合成音效也有涉猎,并融入了世界各地的音乐精髓。

“North Star”原本是为了纪念一位艺术家的电影而作,经过一番改写重组后,才变成这张专辑。专辑中的乐曲虽然是各自独立的,但仍然互相连贯。别以为是电影配乐,就会听见叙事性强烈的主题乐章,在这里,只有意识流般简短音调,当然也蕴含了极微流派的精神。仿佛从机器运转出的管风琴音色,被混入管弦乐的电子合成乐器,加上环绕的人声合音,整张专辑就像是末世世纪的赞美诗,充满前瞻性的视野,同时瞄准现在与未来。

Philip Glass无疑是被称为简约派中名头最响的一位,这得益于他大量的戏剧、电影、舞蹈配乐创作。更内在的因素是他更加注重声音效果,通过借鉴印度音乐中的“循环节奏结构”,他在广泛应用重复原则,以一个简单音型的不断重复贯穿全曲的同时,通过不断扩展节奏、增强配器的修饰效果等手段使之变化。Glass作品和声的音响效果、音乐织体的丰富都远远超出了上述两位作曲家。他的代表作有《匠度的音乐》、《再看和声》等器乐作品。但影响更为广泛的则是由《爱因斯坦在海滩》、《合作主义》(以甘地为主角)、《柯赫那吞》(Akhnaen,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国王)所组成的三联歌剧。它打破了歌剧讲故事的传统,而用富于冥思的音乐隐喻和象征刻画人物。

一九七五年的歌剧《沙滩上的爱因斯坦》。在长达四幕五个钟头的演出当中,不落幕也没有中场休息,观众可以任意地进出,整出作品没有以往人们熟悉的歌剧咏叹调与宣叙调,也没有剧情可言。此剧打破了传统歌剧的形式,葛拉斯与威尔逊宣称《沙》剧无需任何解释,他们希望人们以自己的眼睛与耳朵去感受,从中体会出属于自己的意义。随后葛拉斯又写了《真理坚固》(Satyagraha)《甘地在南非的故事》与《法老王 Akhnaten》,此两者与《沙滩上的爱因斯坦》,合称为葛拉斯的歌剧三部曲。

而自歌剧三部曲后,葛拉斯又陆续写下数部歌剧作品,到了九十年代的考克多(Jean Cocteau)三部曲(《奥菲》、《美女与野兽》、《恐怖的小孩》),他完成的歌剧数量已经有十三部之多。歌剧之外,自八七年起他也开始谱写大型管弦乐曲,《低限交响曲》(Low)、《易太普水坝》(Itapu)都是这时期的杰作,同时他也替多部电影撰写配乐,《机械生活》(Koyaanisqatsi)、《E岛由纪夫传》(Mishima)可称为代表,他最近的新作则是由马丁史科西斯所导的《达赖的一生》(Kundun)。

从《机械生活》(Koyaanisqatsi)(1983)开始算起,葛拉斯已经先后替二十多部电影写过配乐,不过由于之前他参与的电影较少受到国人的瞩目,1996年的《秘密情报员》甚至没有在台湾上演,所以一般喜欢电影原声带的乐迷对葛拉斯就陌生得多。随着《达赖的一生》(Kundun)这部即将在台湾上映的主流大片,喜爱电影的朋友将有机会认识这位低限主义大师的音乐风格。

《达赖的一生》导演马丁史科西斯找上葛拉斯来配乐是有理由的。葛拉斯年轻时就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,他二十五岁开始学瑜伽,在巴黎随布兰洁学作曲两年,并与拉维香卡熟识后,返回美国之前他从土耳其到印度走了一遭。无怪乎这部描述达赖前半生的电影配乐部分要找葛拉斯来操刀。马丁史科西斯说他其实多年来一直与葛拉斯合作,而在《达赖的一生》中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合作题材:“葛拉斯的

佛教信仰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深刻了解,使得他为本片所写的细致乐曲,在这部叙述达赖喇嘛的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菲利普葛拉斯是个非常敏锐的艺术家,他的音乐发自内心,从电影本身出发,产生出强大的情感张力,使得音乐停留在人们脑中久久萦绕不去。乐曲的美丽、神奇、瑰丽、庄严随着故事的铺陈而进行,让我们感受到故事的律动。对我而言,电影中的意象不再单独独立于葛拉斯的音乐之外而存在……”这张原声带共收录了十八段乐曲,整体的音乐风格仍然延续了葛拉斯以往的作曲手法,熟悉葛拉斯的乐迷当不陌生:典型的以数个短小的音乐动机反复、延伸、交迭、展开。在其中几段乐曲中依稀可见到葛拉斯前作的影子,第六轨《Reting's Eyes》令人想起《沙滩上的爱因斯坦》中的某些段落,第十八轨《逃往印度》中合唱的运用则让人立即联想到他的《易太普水坝》。当然,除了他惯用的语法以及电子键盘、长笛独奏等熟悉的乐器音色运用外,葛拉斯也在配乐中采用了西藏音乐的素材,如锣、西藏式的号角等,第十三轨《Distraught》还加入喇嘛的梵唱,使得整张原声带的西藏氛围更为浓厚。最后整张唱片在《逃往印度》中累积成一个庞大的气势后戛然而止。

国外有评者在介绍《达赖的一生》这张原声带时,将之与约翰威廉斯写的《火线大逃亡》(Seven Years in Tibet)相比较,其原因当然是这两张配乐都是与达赖的电影有关。不过以音乐风格来说,约翰威廉斯较具旋律性、戏剧性的商业(在此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意思)作曲取向显然是与葛拉斯低限主义的乐风大异其趣的。影评人焦雄屏曾指出,葛拉斯的音乐并不企图诠释或铺陈剧情,他的音乐和影像平行发展,在简单重复中观众反而容易看到影像的本质。葛拉斯在《达赖的一生》基本上也承袭这样的基调,音乐着重于气氛的烘托与营造,酝酿出神秘、幽缈的东方色彩。

《达赖的一生》有着很典型的葛拉斯低限主义风格,曲子也不至于太长而令聆听者感到不耐,很适合初次接触葛拉斯的乐迷。不过令我更好奇的是,葛拉斯的下一部电影配乐将是由金凯瑞主演的《The Truman Show》,故事描述一位美国谐星的演艺生涯。面对这样一部喜剧,葛拉斯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音乐风貌呢?这倒是一件值得吾人拭目以待的事。

作为极简主义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,“玻璃”先生是一个不做电影配乐,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领袖级作曲家。不过,如果不是他为30多部电影配乐,大家遇到他作品的机会就要小得多,毕竟,我们总是宁愿看电影,而不会专门去听纯先锋音乐的。Glass的音乐理论说起来似乎也“极简”:使用尽量少的音符循环重复层叠出丰富的音乐,但真正要弄懂就不容易了。好在我们不仅可以耳朵去听音乐,还可以用电影去看Glass的极简主义风格。看过导演Godfrey Reggio记录片《QATSU三部曲》的乐迷的人,就都感受过这位大师的音乐魅力。而更多的奥斯卡电影迷们,则可以通过获奖电影《时时刻刻》来聆听Philip Glass了。

菲利普葛拉斯作为现代古典音乐作曲执牛耳人物,把他的精神深入到当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并从这些生活中提炼出美学菁华,在作为公众媒介的影视中表达出来,这既是一种表征,又是一种实践,它反映出这个时代与之前古典音乐作曲的跨越与变革,也是这个时代人们精神理想和内心世界的缩影。

作者简介:郑燕琳,西北师范大学,音乐学院研究生,音乐学专业,钢琴研究方向。

[责任编辑:翟成梁]

(上接第204页)板活动的发展,应力峰值向煤壁内转移。围岩变形加剧,支架、巷旁支护达到极限支撑能力后,还应具备一定的下缩让压能力,保证支护本身不被破坏,起到保护巷道的目的。1807面留巷的巷旁支护最大应力值在2.5Mpa左右,可以将此数值作为巷旁支护强度设计的参考数据。

作者简介:毕国旗(1965—)1992年毕业于中国矿大,硕士,现任唐山学院基础部力学室教师

[责任编辑:张新雷]